

松山時代の漱石と子規

徐 丽丽*

Soseki and Shiki in Matsuyama

Xu Lili*

松山時代の漱石と子規

徐 丽丽*

Soseki and Shiki in Matsuyama

Xu Lili*

Received December 8, 2014

Abstract

In 1895 Masaoka Shiki who returned from war came to Matsuyama without going home in Tokyo. He and Natsume Soseki live under the same roof in Matsuyama for nearly 2 months. This experience is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o Shiki and Soseki. It can be said to be the origin of the two writer to start. This thesis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 two writer especially Masaoka Shiki coming to Matsuyama and the detailed activity Masaoka Shiki and Natsume Soseki did in Matsuyama to fi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eriod to Shiki, Soseki and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d, contrasted the two writer and investigated the way of the two writer who ha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how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庆应3年（1867年），亦即明治维新前一年，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位文人分别出生在东京与爱媛县松山市，二十几年后于东京相识并结为挚友，尽管出身不同性格迥异，且时常意见相左，但共同的文学爱好把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两人的友谊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两位明治文坛上的明星就是国民作家夏目漱石（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和日本传统诗歌俳句、和歌的改革者正岡子规（1867年10月14日～1902年9月19日）。

子规原名常规，生于武士家庭，自幼跟随外祖父学习汉学。1893年大学中途退学进入《日本》新闻社，正式开始文学活动，在俳句、短歌、新体诗及小说、评论界享有盛名，尤其在俳坛、歌坛以其主张的写生理论为依据进行改革，与其门下弟子自成一派，在明治时期极为活跃。但这也是他与肺结核作战的过程，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与子规年纪轻轻就在文坛有所作为不同，漱石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他的名作《我是猫》发表于1905年，当时即将满38岁，距离子规离世已经2年多了。自此漱石开始冒出强烈的念头当一名职业作家，1907年辞去一切教职专心于小说创作，但他的活跃期也只有10年左右。

有人说漱石受子规影响极大，没有漱石子规还是子规，若无子规便没有漱石，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但子规对漱石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两人经常就文学问题展开讨论，《我是猫》其实就是贯彻了子规写生理论的一部作品。但影响一定不会是单方面的，两人长达14年的交往是个彼此影响互相照应的过程，尤其是1895年两人在松山市漱石家中共同生活的50几天对二者意义非凡，在两人的交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国際交流センター（天津外国語大学交流教員）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漱石为何会在松山？子规为何要跟漱石同居？两人是何种相处模式？松山时代对两人、对文坛有何意义？本文试图找出答案。

一

在进入松山时代之前首先要讲一下两人的相识。两人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明治维新新政策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西方不断涌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给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此二人原本毫无关系，1883年子规自爱媛寻常中学（旧制松山中学，现松山东高）退学来到东京准备考大学，先在共立学校（现开成高中）学习，第二年进入大学预备门（1886年改称第一高等中学，简称一高，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入往常盘会寄宿舍，1890年考入帝国大学哲学系，第二年转到国文系。此时漱石经过多次转学也与1884年进入大学预备门，中间虽然也有因病无法参加考试不及格过，但后来努力学习各科成绩优异，尤其英语极为出色，1890年考入帝国大学英语系。二人自1884年起就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应该彼此认识，但真正交往大约开始于1889年。这一年5月13日漱石前往常盘会寄宿舍看望得了肺结核吐血的子规，后写信鼓励子规。这封信是现存最早的两人间交往的信件。

当时肺结核流行，子规也未能幸免，之后的一生便与肺结核病菌相伴而行。

1888年8月子规在镰仓旅行途中第一次吐血，1889年5月再次吐血，被诊断为肺结核，也就是这一次漱石探完病回家途中特意去拜访为子规看病的医生询问子规病情，并劝子规为了家人应该更换医生认真治疗。其实2年前漱石的大哥、二哥都死于肺结核，所以漱石对于肺结核很敏感。当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得了肺结核实际就等于宣判了死刑，死亡只是早晚的问题。“子规”一俳号便是此时开始使用，取意杜鹃啼血，至死方休。

也是在这个5月，漱石传阅完子规的和汉诗文集《七草集》（汉文、汉诗、短歌、俳句、谣曲、论文、拟古七种形式）后以汉文写了读后感，并附汉诗9首，第一次署名“漱石”。而这个号其实子规之前用过，他在《信笔由缰》里列举了60几种杂号，提到“漱石”时说此号己为友人所用。而漱石后来在给友人森卷吉的信中说“我的号是蒙求里的出处极为普通，虽然现在不喜欢但也没办法就继续用着”¹，两人不同的态度不一样的做事方法，一对比着实有趣。

由此，子规和漱石两个名字开始登上日本近代文坛。

二

漱石自1893年10月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英语老师，1894年2月发现有结核症状，虽然没有检出结核菌，但两位哥哥都死于结核本就很不安，患上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和强迫症，后到镰仓元觉寺参禅休养但没有效果。同时也由于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工作并不顺利所以1895年4月漱石逃离东京前往爱媛县寻常中学（子规母校）赴任。

与此同时，中日甲午战争进入尾声，子规作为随军记者于4月10日乘坐海成丸号从宇品港出海，13号抵达大连，在中国呆了1个月并于5月15号乘坐佐渡丸号回国，17号于船上开始吐血，20号病情恶化，23号进入神户医院治疗，经过40几天的治疗可以坐起身来，直到7月23号才出院，后又到须磨疗养院休养了1个月。20号离开疗养院后子规并没有直接回东京根岸的住所，而是来到松山投奔漱石。

漱石在《正冈子规》中是这样说的：“子规从中国回来后来我这里了。还以为他要回自己家，没想到既没回自己家也没去亲戚家，就呆在这儿了。我还没答应他就一个人毫不客气地留下了。”²

漱石的描述中子规在没征得漱石同意的情况下自己住下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子规未免太独断专行。有人认为漱石是故意这样写，实际上漱石担心子规的身体自己邀请他来静养。但是漱石为什么要故意说这样的话？笔者认为这里面或许有些误会，也许漱石曾建议子规来松山静养，毕竟这里是子规的家乡，亲朋好友在身边照顾起来轻松些。

果然在5月26日漱石寄给子规的信中笔者找到这样一番话：“您疗养途中能否回乡一趟？”“小子（漱石自称）近来存入徂门之念，盼闲暇之时予以高示。”当时漱石是非正式教师，上完课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他全部用来研读俳句集，据说达到手不释卷的狂热程度。想来漱石说的应该是子规回松山旧居或亲戚家，自己前去请教。没想到子规却打算与他合住，因为漱石是他非常欣赏的“诤友”，此次漱石孤身一人来到松山，二人同住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同时又可以在文学方面互相探讨切磋琢磨。两人定下之后漱石找地方搬家，换成楼上楼下4间房，起名愚陀佛庵。这里安静又宽敞，适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自由自在，比起亲戚家要方便多了。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漱石提前就知道子规要住他那里。子规回到松山并没有直接去愚陀佛庵，他先在舅舅家呆了2晚，27日才搬到漱石处。27日那天漱石派人给子规送了封信，说寒山鼠骨已经到了，你赶紧过来，行李先不用管人先过来，由此可以看出对子规的到来应该是很期待的。

不过漱石在《正冈子规》中也提到房东听说子规有肺病害怕传染，再三劝阻。漱石说自己虽然心中也有点“不快”但还是决定无视房东的抗议，开始了与子规的同居生活，自己住二楼，一楼让给病中的子规。

那么子规为何来松山呢？疗养身体当然是其中一个目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子规并不想立刻回东京。他为何不想回东京呢？末延芳晴认为有他遇到3个挫折，一是他兴冲冲地作为随军记者去了战场，大战却已结束，只待了一个月便徒劳地回国；二是回国途中突然咯血不得不花3个月时间住院治疗加疗养；三是子规担任主编的《小日本》只维持了5个月便停刊。

笔者认为前两条或许有点影响，但还称不上“挫折”。报社之所以允许他随军也是因为当时战争即将结束子规不会真的上战场，尽管在从军过程中受到差别对待，此次随军经历不算愉快，但子规定不至于为此而抗拒回东京。至于他的肺结核，第一次咯血已经过去6年了，对他来说死是早晚的事，在他申请随军的时候已经表明了态度。子规从来不会因此而逃避，他说“原以为所谓悟就是做好随时随地死去的准备，仔细想想，犯了个大错误，其实是不管何时都能冷静地活着。”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俳句、短歌、随笔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如实摹写，对身体病痛的冷静凝视，无处不透着达观。

《小日本》是《日本》新闻社于1894年2月11日发行的面向家庭的文艺报纸，由进入报社刚满1年的正冈子规担任主编，应该说报社很看重他，而他也充满了斗志。但当时面临着许多困难，既缺乏资金，设备人手也不足，为改变旧的社会风气制作出高格调的报纸，子规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当成果逐渐显现时却受到《日本》停发处分的连带影响，由于经营原因最终于7月15日停刊，总共发行130期。子规原本希望通过此报纸将俳句革新运动推广至全国，却半途夭折，抱负未完全施展，对子规来说确实是个挫折。

时隔1年子规从军归来，没有回东京而是选择到松山修养，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在松山开展俳句活动。松山是子规的故乡，这里有后来继承子规衣钵的弟子高滨虚子以及许多喜欢俳句的人，子规曾多次回乡指导俳句创作。子规的这一选择这不仅为当时的俳坛培养了一大批俳人，使得俳句革新运动在全国展开，也为后世留下大笔财富，松山乃至爱媛县形成了俳句创作传统，直至今今天也经常举行俳句大赛。

三

子规自1889年冬天开始对过去数量庞大的俳句进行分类整理工作，这是一件极为浩大的

工程，子规单凭一己之力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最终完成了，不由得让人佩服他顽强的意志与执行能力。同时他还完成了《俳谐年表》《俳谐系统》《俳谐血统》等的编纂。1892年最引人瞩目的则是《獭祭书屋俳话》在报纸《日本》上的连载，他对传统的俳谐提出严厉的批评，引发俳坛震动，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拉开了序幕。1893年子规在《日本》开设俳句专栏，5月《獭祭书屋俳话》出版单行本，11月《芭蕉杂谈》开始在《日本》连载，到1895年子规已然成为当时俳坛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得到子规回到松山的消息，子规在松山的门生们纷至沓来，其中主要是松风会的成员。漱石说他从学校回来总看见很多人聚在一楼，自己完全看不进书去也干不了别的，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后干脆也跟着大家学作俳句了（《正冈子规》）。虽然看似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开始，但漱石的俳句创作却渐入佳境。

松风会本来是1894年3月松山高等小学教员联合发起的一起试作俳句的小团体，第一批一共9人，包括回乡省亲的子规派俳人下村为山。9月下村为山将新入会者名单寄给子规确认，子规为其中成员改了俳号。松风会可以说是子规的直系，从一开始就跟子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地方上第一个日本派（子规派）俳句结社，其成员的活动一直坚持到大正初期。

子规在松山漱石处从夏到秋接近2个月的疗养期，正好是松风会成员绝好的学习机会。子规27日搬到漱石处，28日柳原极堂即来拜访，请子规为松风会成员的句作进行指导，子规很高兴地答应了，此后几乎每晚都有4、5位松风会成员聚集到愚陀佛庵举行句会，除此之外松风会也经常到其他地方举行句会，而子规也参加了几次。此时子规的身体状况较为好转，甚至跑出去参加了4次“吟行”³（如下），其中10月6日是与漱石同行，去了余户等地。具体行程如下：

9月20日 玉川町 石手川 石手寺
9月21日 常乐寺 御幸寺
10月2日 中川 八轩家 铁道沿线石手川堤 监狱所里 药师寺
10月6日 鬼子母神 手引松 余户

这些俳句后来结集出版，名为《散策集》。子规酷爱旅行，他的文学作品大都建构在旅行经验之上，大江健三郎称其为“行走的人”，但却由于病魔缠身生命的最后十年大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松山的这几次吟行意义弥足珍贵。

9月6日开始子规选编的松风会句稿登载在《海南新闻》俳句栏里，漱石所作俳句也多有刊载，至翌年5月已有百句之多。实际上漱石一生所作两千四百句中约有30%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他正是借此机会掌握了子规式写生句。

寒山鼠骨在《正冈子规的世界》里说漱石句集不管是取材还是表现手法都与子规风格相像，甚至可以说二者在俳句创作上属于同一路数，尤其是二者皆偏好汉文学这一点是明治时期其他俳句作者望尘莫及的。子规与漱石二人汉文学功底深厚，漱石在《正冈子规》中提到学生时代因为自己所作汉诗、汉文而为子规所知，后来漱石把用汉文写的房州游记《木屑录》拿给子规看时子规竟自作主张写了序，并在其中说“读英书者不解汉籍，解汉籍者不读英书，如我兄（漱石）者千万人中唯一人而已”。对于二人的汉文学水平漱石认为子规文章写的虽差汉诗作的还不错，自己则长于文章。子规虽然是颇为自负的人，但是英语是他的软肋，对英汉兼善的漱石自是大加称赞。俳句与和歌一样原本属于日式传统诗歌，却一度陷入低俗搞笑，直至俳圣松尾芭蕉的出现才重新焕发光彩。而子规却极为推崇另一位俳人与谢芜村，原因除了芜村俳句的写景写实亦即客观性之外，其中浓厚的汉文学趣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参加句会直接请子规点评修改，漱石还将自己创作的俳句寄给子规，自9月至第二年3月有记载的就有14次，共634句，其中最多的一次101句，由此也可以看出漱石跟随子规学习俳句的热情之高。

句稿一	32句	9月23日
句稿二	46句	10月
句稿三	42句	10月末
句稿四	50句	11月初
句稿五	18句	1月6日
句稿六	47句	11月13日
句稿七	69句	11月22日
句稿八	41句	12月14日
句稿九	61句	12月18日
句稿十	40句	1月28日（1896年）
句稿十一	20句	1月29日
句稿十二	101句	3月5日
句稿十三	27句	3月
句稿十四	40句	3月24日

这一批俳句稿较为集中，子规在这些句稿上添加点评将其登载在《南海新闻》、《日本》上，此后漱石也一直坚持俳句创作，逐渐在俳坛上崭露头角。应该说子规在松山的这段集中“培训”功不可没。

10月12日为子规举行的送别会上漱石送上“疾疾归去，母亲一人守菊庵”“秋云斑驳惜离别”等5句，表达依依惜别之意，子规则回之：“吾将归去，汝仍留，两个秋。”19日子规离开松山经广岛、奈良、大阪于11月31日回到东京根岸的子规庵。

四

子规与漱石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了近两个月，二人的不同性格展现无疑。

据母亲八重所说，子规小时候个子矮小长相丑陋时常受欺负，但他给人的感觉是个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人，喜欢运动，尤其喜欢当时刚刚传入的棒球，他所翻译的棒球用语沿用至今，同时，还写了很多关于棒球的俳句、短歌，推动了棒球在日本的普及。2002年，子规作为对日本棒球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功勋人物，被请进“棒球殿堂”。他的俳句“春風や まりを投げたき 草の原(投球春风里，轻盈过草原)”立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正冈子规纪念棒球场前，据说1886至1890年子规经常在此地打棒球。他自己在《信笔由缰》里也提到1890年3月在上野博物馆旁边的空地上打比赛。还有一个说法日语“野球(yakyuu)”(棒球)一词来自子规的雅号“野球(nobouru)”，而这一雅号是利用了日语的发音特点将他自己的小名“升”noboru第二个音拉长后变成“nobouru”，“no”可以对用汉字“野”，“bouru”正好是英语“ball”的日语音译，意同“球”，日语的棒球采用了“野球”的另一种发音。

喜欢运动的人一般精力比较旺盛，属于非常有执行能力的人，做事果敢不拖泥带水。子规出身于武士家庭，虽然父亲早逝，但在外祖父舅父身边长大耳濡目染，加上自幼便要担负起户主的责任，自然而然也带有武士的做派，有豪杰之气。

漱石在《正冈子规》中提到一天中午子规没跟他商量就点了外卖烤鱼，自己一人吧唧吧唧地吃，虽然子规也点过其他食物这个却印象最深。没想到临回东京之前让漱石付账，不仅如此还又跟漱石借了10元钱，而这钱也很快在奈良就用光了。听起来子规是个贪吃又对金钱没什么计划的人。不过漱石后面也说了子规特别豪爽好客，之前一直是他请漱石吃饭，一度让漱石错以为子规很阔绰。

实际上子规3岁时家里失火烧光全部家财，6岁时父亲去世，小小年纪便成了一家之主，后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大原观山⁴家生活，不幸的是9岁时外祖父也因病去世。当时明治维新废

除旧制，武士们失去自己的领地和俸禄，生计成为严重问题，为了缓和矛盾安抚情绪政府发放一笔钱作为补偿，子规一家靠这笔钱维持家计⁵，并时常受到来自舅父们的经济资助。

子规家里一直吃老本没有什么钱，不仅要治病还要养母亲和妹妹，即便如此他也不愿为了钱到不喜欢的单位去工作。虽然《日本》新闻社给不了大报社那样优厚的报酬，子规还是坚定地选择这里，因为这里有他的伯乐陆羯南和自由的氛围。子规刚入社时每月只有15元，1894年担任《小日本》主编时月工资涨到30元，但还是捉襟见肘，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月入40元而已，对金钱没有过多的贪念。

漱石的父亲是治理当地一方的官员，虽然自祖父那代起家业逐渐没落，生活还算富裕。但由于他前面已有4个男丁，再加上母亲认为高龄产子是件让人羞愧的事，漱石出生不久就被送给别家寄养，虽然后来被姐姐带回家但1年后还是再次被送给盐原家当养子。养父母不和，9岁时养父母离婚，漱石再次回到父母身边，却一度把生父生母当成外公外婆。但由于养父与生父关系不睦一直到21岁户籍才回到父母家，改姓夏目。但是这个家庭似乎并没有给与漱石多少经济上的援助。

漱石在给友人齐藤阿具的信中说之所以去乡下（松山）教书是为将来留学筹集旅费，但一个月的工资15天就花光了。当时漱石的月工资80元，远远超过子规，却也不够花，不知道究竟用到何处了。后来漱石转至熊本5高任教，月俸100元，是子规的3倍还要多些。

子规具有老派文人两袖清风的作派，赚的钱只要能糊口即可，只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漱石更现实一些，看得更透彻，处世泰然个性冷静，喜欢旁观，文笔犀利。漱石可以算是个腹黑的人，他说自己人好，不会自我彰显，否则无法与个性张扬、好恶鲜明的子规和陆相处。子规好为人师，喜欢点评，漱石说他把别人当小弟，自然心中是不怎么喜欢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比如子规用命令的口吻让他做俳句，漱石说可以暗地里一边贬低他一边作俳句。如此这二人才得以成为诤友。

结语

子规和漱石在去松山之前都遇到不如意之事，经过松山的休整得以重新出发，这段经历对二人皆有重要意义。

有了松山句会的经验，回到东京的子规于1896年1月3日在子规庵举行第一次句会，森鸥外、漱石等参加，这一活动后来成为常态，由此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897年1月俳句杂志《杜鹃》在松山创刊，高滨虚子、河东碧梧桐、夏目漱石等诗人和作家一起，全力支持该杂志，使《杜鹃》大有一统整个俳句诗坛之势，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而漱石在俳句创作上的进步也使他更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断将自己的文章、小说发表在《杜鹃》杂志上，特别是《我是猫》的刊载使他获得大众瞩目。这部作品是应当时《杜鹃》杂志的主编高滨虚子之邀创作的，原本只打算登载一期没想到好评如潮，于是变成连载，后来又陆续发表《哥儿》《伦敦塔》等等，并最终成为国民作家。

同时在子规、虚子、碧梧桐等俳句大师的引导下松山、四国俳人辈出，俳句作为爱媛县人的传统文学活动扎根下来，特别是近些年全国性的俳句热，使得俳句结社、俳句杂志层出不穷，爱媛县成为了“俳句王国”。

注

¹ 本文所引用漱石书信皆出自《漱石全集》22卷，由笔者自译。

² 《正岡子规》河出书房新社 2010年10月p6，笔者自译。

³ 为了作诗、作俳句去风景优美之地或名胜古迹。

⁴ 松山藩有名的儒士，子规跟随他学习汉文素读（不去理解意思只照字面朗读）。

⁵母亲八重将其交给娘家大哥大原恒德，他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买了第五十二银行的股票，剩下的存入银行。

参考文献

- 1『正岡子規』 河出書房新社 2010年10月
- 2『漱石と子規 漱石と修』 中村文雄 和泉書院 2002年12月
- 3『正岡子規の世界』 寒山鼠骨 六法出版社 1993年11月
- 4『正岡子規、従軍す』 末延芳晴 平凡社 2011年5月
- 5『漱石全集』 夏目漱石 岩波書店 1996年5月
- 6『子規全集』 正岡子規 講談社 1975年4月
- 7『ひとびとの登音』 司馬遼太郎 中央公論社 1981年7月